

“社会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张德禄):

社会符号学是在韩礼德语言是社会符号的论断基础上,受沃罗希诺夫(Voloshinov, 1973)和巴赫金(Bakhtin, 1968)等理论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符号学理论,旨在探讨符号的功能性和社会实践性。索绪尔符号学研究的核心是音响形式和概念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即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这对术语中的语言,认为言语不值得研究。正如Judith Irvine所说:“(Saussure)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其将符号从物质世界分离出来的激进做法。(Thibault, 1991: 3)。社会符号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设计和解释意义和语篇,符号系统如何被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所塑造,以及如何顺应新的社会变化。也就是说,社会符号学是与解释符号实践(即言语)的变异性相关的。这一新的研究重点突出了个体的创造力、变化的历史环境以及新的社会身份是如何改变符号的使用和设计的(Hodge & Kress, 1988)。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符号是可供人们使用和设计从而生成意义的资源。社会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用来解释社会语境中意义生成的理论框架。自从韩礼德1978年出版《语言作为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一书以来,已有一些对社会符号学理论的研究(Hodge & Kress, 1988; Thibault, 1991等),而更多的是对社会符号学理论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中的应用研究。社会符号学理论还有大量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更重要的是要探讨社会符号学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特别是外语教学、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等中的作用。本期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专栏选择了四篇有关社会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论文。张德禄的《社会符号学中的文化语境》主要探讨韩礼德特别重视,而在社会符号学研究中没有引起注意的符号系统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发现文化语境首先是意义系统,从外部表现为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从内部表现为意识形态,从交际的角度表现为体裁系统,由行动、语言等各种符号系统实现。符号系统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文化语境为每个符号系统提供了动因,同时又由符号系统实现,符号系统具有机构性特点等。丁肇芬和张德禄的《儿童话语符号的发生与进化》一文主要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儿童话语的产生和发展,用多模态意义模块来描述儿童早期的话语,认为多模态意义模块是一种过渡性儿童话语模块(或称社会符号模块),由协同表意的声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体现,是婴儿表达意义的基本单位,在早期儿童语言中可独立成篇,也可组合成篇,具有模态协同性、符号性、典型性、交际性、社会性和过渡性等特点。张延君的《语法隐喻符号资源与高级英语写作能力培养》则探讨了社会符号学理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考察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能力发展中如何使用语法隐喻符号资源表达不同的语篇意义,比较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了学生在英语议论文写作中使用语法隐喻表达语篇意义的效果和价值,具体分析了回指重述、意义阐释、因果关系、意义累积等意义模式,这些意义模式为考察英语学习者的语法隐喻使用情况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张茜的《真人秀节目特效字幕意义探析》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对真人秀节目特效字幕的功能、符际关系和社会符号学意义进行了解读,诠释了特效字幕在真人秀节目意义编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四篇文章各有侧重,相互联系,从个例研究上表现了社会符号学的研究兴趣和范围。

## 多模态话语的文化语境

### ——社会符号学视角

张德禄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文化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表示整个语言的语境。社会符号学重视实践,强调语境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但却没有发展一种系统的多模态话语的语境概念。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语境的基本研究范围和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符号学的符号系统、社会符号系统的机构性特点、社会符号系统的类别及其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研究发现,文化语境是意义系统,从外部表现为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从内部表现为意识形态,从交际的角度表现为体裁系统,由行动、语言等各种符号系统实现。符号系统可以是两个层次的简单系统,也可以是三个层次的复杂系统。文化语境为每个符号系统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同时又由符号系统共同表现。某个或某组符号系统通常是在一定的领域或机构内被激活,具有机构性特点,在社会交际中产生多模态话语。

**关键词:**文化语境; 社会符号; 多模态话语; 符号系统; 机构性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16)6-0001-07

收稿日期: 2016-08-05; 修回日期: 2016-1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语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14BY075)

作者简介: 张德禄,男,教授,硕士,博导,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文体学、社会符号学、外语教学

## 一、引言

随着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出现和发展,迫切需要发展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分析多模态话语的语境理论。20世纪70年代,Halliday提出了语言是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的观点。在Halliday及Voloshinov(1973)和Bakhtin(1968)等的理论启发下,Hodge和Kress(1988)出版了专著《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Thibault(1991)出版了《作为实践的社会符号学——语篇、社会意义的产生以及纳博科夫的艾达》(*Social Semiotics as Praxis: Text, Social Meaning Making and Nabokov's Ada*),标志着社会符号学的正式诞生。接着O'Toole(1994)出版了《展览艺术品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Kress和van Leeuwen(1996)出版了《阅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标志着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诞生。虽然他们都强调语境的重要性(Hodge & Kress, 1988: 5; Thibault, 1991: 8; O'Toole, 1994: 178;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8),但没有像Halliday那样发展一种社会符号学的语境理论。本文力图把Halliday有关语言语境的理论延伸到社会符号学研究领域,发展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语境理论。Halliday借用人类学家Malinowski(1923)的观点,把语境分为两个类别: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Halliday, 1973: 49; Halliday & Hasan, 1989: 7-10)。本文重点探讨文化语境。

Halliday(1978: 2)认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是一个意义构体,一个符号结构。从这个角度讲,语言是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之一,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因为它可以是许多其他(不是所有)符号系统的编码系统。也就是说,文化是由众多符号系统组成的,语言是其中之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他还认为:“当我们到语言外时,我们发现这个意义系统实际上也体现外部的东西,即讲话者能做的事,我把它称为行为潜势(behavioral potential)”(Halliday, 1978: 39)。“文化给我们的行为模式定型,而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是由语言作中介的。”(ibid.: 23)。因此,文化也包括行为潜势,即文化既包括意义潜势,由意义系统组成,也包括行为潜势,由行为、行动等组成。文化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信念和价值观,即意识形态。他又把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归入文化,“社会系统,我认为与文化同义的”(Halliday & Hasan, 1989: 4)。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什么,是行为潜势、意义潜势、符号系统的集合,还是社会系统,或者是四者的融合?如果是四者的融合,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文化语境与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 二、文化与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概念之一。Halliday(1973: 49)指出:“语言是社会个体作为社会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可以进行选择的一系列开放性的行为选项。文化语境是所有这些选项的语境,而情景语境则是其中某个具体选项的语境。”文化语境“不仅指语言赖以发展进化的传统文化,也包括用以定义现代社团文化的交叉区域”(Halliday, 2008: 20)。Halliday(1989: 47)还以语言教育为例说明文化语境的具体意义,“学校是文化中的一个机构,包括教育概念、与常识知识不同的教育知识、课程设计和科目;教职员工的复杂角色结构,如校长、顾问、督察、教育院系等;还有无法言说的有关学习以及语言的地位的假设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组成文化语境,决定在情景语境中对语篇的解释”。Martin(1992: 507)认为,文化语境由两个部分组成:意识形态(ideology)和体裁(genre),并认为意识形态是组成文化的编码取向的系统,从动态的角度讲,则涉及权力的再分配。意识形态是由体裁实现的。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单独的文化语境语言学模式”。

已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的研究都是围绕语言的文化语境进行的。多模态话语的文化语境与语言话语的文化语境的区别在于语言语篇的文化语境是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环境,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可以为语言的选择和交际提供环境。而多模态话语的文化语境是任何一个符号系统或者多个符号系统共同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研究的重点是某个符号系统或者某组符号系统与其余所有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可以为某个或者某组符号系统参与社会交际提供环境。虽然语言语篇的文化语境和多模态话语的文化语境是相关言语社团的同一个文化,但是以不同的符号系统为出发点观察的。由于涉及的符号系统的类别和数量不同,文化语境中涉及的相关因素也有差别。

从社会交际的角度看,文化就是文化语境,即为交际活动提供环境。我们借用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结合Halliday等对于文化语境的论述来探讨文化语境的范围和内涵。文化似乎是大家都很容易同时也很难确定的概念。Kendall和Wickham(2001)指出,文化在“1951年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有78个定义”。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类进行社会交际的产物,同时也是组织社会交际的架构和规范,从而也是组织人类社会的构架,也就是说,文化是社会性的,是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但在人类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似乎并没有把社会性作为文化的核心来对待,起码在给文化定义时是如此。例如,人类学家Edward Tylor 1871年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就曾说:“从最广义的人种学意义上

讲,文化可以定义为‘包含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和其它的可以使人成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要求的能力的复杂整体’。(Burke, 2008: 29)世界著名人类学家 Malinowski 1931 年也在《社会科学百科》中说:“文化包括继承的人工制品、商品、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ibid.) 这两位人类学家所列举的基本上都是社会的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机制本身,包括它产生的产品:人工制品、商品、技术过程、知识、艺术、法律等及意识形态:思想、习惯、价值、道德、信念等。Williams (1961: 57)认为:“文化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表达特定的艺术和学问中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机构和一般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定义来看,分析文化实际上是理清某个特定文化中的生活方式的隐性和显性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对意义的研究,“文化变得更加密切地和意义相关了”(Kendall & Wickham, 2001: 7)。但他没有考虑到体现意义的符号系统,以及意义是如何表达的。

综上所述,文化可以看作是产品,也可以看作是意义和意识形态,还可以看作是社会机构和系统。这些不同的定义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得出的不同结论。如果我们把文化看作是意义,即进行社会交际、社会运作所依赖的意义系统,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或者称为意义潜势。它是进行所有的社会活动所赖以选择的资源系统。Hodge 和 Kress (1988: 3-4) 聚焦于意识形态,称为意识形态复合体 (ideological complex),“用以维持权力 (power) 关系和团结 (solidarity) 关系,同时关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表现社会秩序”,并增加了一个话语规则系统 (logonomicsystem),即“一系列规则,规定意义在生产 and 接受中的条件”。

Kendall 和 Wickham (2001) 把文化归纳为一个核心概念:秩序化 (ordering)。Paul du Gay 等 (1997: 3) 则认为可通过五个过程实现秩序化:表现 (representation)、身份 (identity)、生产 (production)、消费 (consumption)、规则化 (regulation)。从表现的角度来看,文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信念、社会规约、风俗习惯、世界观、价值观等,称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文化在社会成员的心理中。但这些因素成为文化的部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1) 共同性,即不是偶然出现在某个或者某几个社会成员的心理中,而是出现在大多数或者全部成员的心理中,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体现象;(2) 无意识性,即这些文化因素或组成成分一般是无意识的、自然的、自动的,只在某些特殊的情景中是有意识的,如成为讨论的话题,这种无意识性能够保证复现性和规约性,而文化现象都具有复现性和规约性;(3) 支配性,即具有支配社会成员的行动和行为的作

用出来的,即通过他们说的话、做的事表现出来。

从身份的角度来看,文化是社会系统,也是社会关系。某个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形成了人类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每一个成员都在这个社会团体中具有不同的角色、态度、价值观等。这些社会关系一般分为两个类别:权力关系和团结关系 (Hodge & Kress, 1988: 3-4; Martin & Rose, 2007: 304)。权力关系由掌握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组成。掌握权力的人具有控制社会的运作机制,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权力,而没有权力的人则可以适应或顺从,使权力得以顺利实施,也可以不顺应这种权位关系,从而形成冲突和对抗。团结关系指社会人力图在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进行交际,保持成员间的和谐和团结,从而使社会机制和谐存在。权力关系和同位关系使社会机构成为可能,社会成员能够根据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在社会系统中存在和起作用,其中知识、道德、法律等社会机制的组成部分使社会系统稳定和保持一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这个社团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和身份,并且根据这种身份和角色在社团中生活及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如一个人在工作单位是教师、领导、同事,是教育事业的生产者,为社会培养人才,回到家中是儿子、父亲、丈夫,作为生产者获得收入,养家糊口,同时也是消费者,还可以是某个社会团体的成员、领导等。在社会活动和交际中他又同时扮演着不同的临时角色,如乘客、买者、卖者、询问者、执行者等,成为生产者或消费者。

生产和消费都是过程。如果把文化视为意义的话,人类的表意过程本身就是行为和行动。从个体和具体的角度讲,这个过程表现为参与者的生产或者消费的行动和行为。从文化作为系统的角度讲,文化是社会成员行为和行动的资源库,也为社会成员的行动和行为划定了范围,成为行为潜势,大体规定了在这个文化中哪些行为和行动经常发生,哪些不经常发生;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或者不会想起来做。从文化作为行为过程的角度讲,文化为人们能够成功地做哪些事提供了过程或者程序,同时也包括哪些过程经常出现,哪些不经常出现;哪些是固定的,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提倡的,哪些是禁忌的等。这些过程就和做什么事,在哪些领域做事,有什么预期的结果等联系起来,经过长期的实践过程被常规化和规约化,形成了人类为实现某一个交际目的,完成一项生产或消费过程稳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体裁。文化是由无数的体裁组成的,即从行动与过程的角度讲,文化为相关言语社团的成员在这个文化中能做的事规定了范围,并提供了行动的模式和规则等。

行为和意义是辩证的关系,行为本身是一个表意的过程,任何文化行为都是有意义的,但同时意义也体现行为,即任何意义都表达特定的行为。例如,课

堂教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教学和学习任务是由老师和学生的一系列行为和行动实现的,包括话语、书面语、动作、身势、运用PPT、黑板、教具等工具。这些行为和行动实际上都表达意义,进行意义交流,从而使知识的探讨和能力培养步步深入,不是无序的、任意的,而是按照一定程序和步骤进行的,即按照体裁结构潜势确定的阶段和步骤发展,形成课堂教学的体裁结构。从具体的行为和活动的性质来看,有的体裁结构主要由语言完成,如讲课,而有的主要由行动完成,如修理汽车。但共同点是都有意义,都是行为和行动,都是按照体裁结构发展的。

所谓规则化,就是社会行为模式和交际过程的常规化、规约化、习惯化。任何文化现象都是常规化的。规则化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为和交际模式与交际目的一致性;(2)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表现出来的区别性;(3)交际系统的领域性。人类在进行生产或消费的过程中要完成一次生产或消费目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行为或交际模式。例如,以往要与远方的亲人或朋友交流信息,需要写信,信就成为一种体裁,具有了比较稳定的模式。非语言的交际模式也是如此,如到商店买东西成为商业服务型体裁结构模式(Halliday & Hasan, 1989),包括购物询问、回答、购物、付款、买卖结束等必要成分以及问候、排队等可选成分。进行不同目的的交际活动,要选择不同的交际方式、媒介或渠道等。例如,朋友间的聊天用口语加手势、表情等,而发表重要的学术成果要用书面语。虽然交际方式和交际目的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但在有几个不同方式可选择时,有时某一种是最合适的,或者不同方式各有利弊。不同的符号系统适用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不同的领域。有的符号系统适用范围很广,如语言适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和目的,但在某些领域并不是最好的,有时是不合适的。例如,用语言指挥交通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实际上是不适用的,而用交通信号灯则更适用。

### 三、符号系统

符号系统虽然都有共性,即是一个意义潜势,体现交际者的意义,但由于媒介和来源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S. Peirce 根据符号规约化的程度(conventionality)把符号分为三个类别:图像符号(icon),能指和所指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相似的符号;标识符号(index),能指和所指连为一体,或是其一个样例的符号;象征符号(symbol),能指和所指之间只具有规约性联系的符号,依次规约性提高,可推测性降低(Pharries, 1985: 32)。Sebeok (2001: 20-38)在广义的基础上识别了六个类别的符号,即除了Peirce的三个类别外,又增加了信号符号(signal),可使接受者产生反应的符号;表像符号(symptom),能指和所指具有自然联系的符

号和命名符号(name),所指表示其外延类别的符号。

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符号类别及系统,主要从符号的系统特点角度来区分符号系统。Halliday (1975: xvii)根据符号系统的复杂程度,特别是根据符号是否具有可重新组合性,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的符号系统。在两个层次的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媒介和意义是一一对应的,没有词汇语法层,如儿童在掌握母语前发出的表达意义的声音以及交通信号系统的颜色和与意义。两个层次的符号由于在语境中通常孤立出现,语境依赖程度特别高。例如,交通信号离开了交叉路口的语境将没有意义,儿童的话离开了语境更难理解。在三个层次的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媒介和意义都具有各自的系统,彼此之间的联系需要词汇语法层来作为中介,它的媒介单位不一定和实现符号意义的形式单位对应,同时符号的形式特征可以进行重新组合来形成新的符号,这类符号具有再生性(如图1所示)(Eggin, 2004: 18)。

	交通信号	语言
内容	意义	意义
		词汇语法
表达	灯光	音系字系

图1 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的符号系统的内容和表达

符号系统具有领域性特点,大多数的符号系统都只适用于一种或者几种交际领域。例如,绘画和雕刻主要用于艺术领域,也可以出现在建筑和广场设计中。不同的符号系统同样也适用于不同的人群。例如,高雅艺术品,如绘画、音乐、雕刻,适用于中高阶层的人群,而农贸市场的交际模式一般适合于普通人群。不同的符号系统要通过特定的交际方式进行。语言可以用口语、书面语、盲语、手势语几种不同的模态进行,但大多数符号系统只通过一种模态进行。例如,交通信号是通过视觉类的色彩表达,不能改为其他模式。

交际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可以引起交际模式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引起意义系统的改变,这是媒介对意义系统的反作用。例如,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新的交际模式产生。这些新模态致使意义潜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使网络自由化趋势得到很大发展。如在面对面交际中不能表达的个人情绪、过度夸张语、宣泄情感的言语可出现在网络上。

### 四、符号系统与文化语境

文化同时具有意义表现性、社会性、行为性、思想性和规则性,可以把这几个方面统一起来。但我们关心的是文化与符号系统的关系,即在文化中哪些是符号系统,哪些表现为语境,需要探讨更加复杂的文化作为意义系统、行为潜势、意识形态和社会系统与符号系统的关系。

文化是意义系统,同时符号系统也是意义系统,它们是相同的事物。文化与某个符号系统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每一符号系统都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就是所有符号系统的综合。文化也为所有符号系统提供了产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离开了文化,任何一个符号系统都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可能。

Halliday (1978:2)认为:“社会现实(即文化)自身就是一个意义大厦,一个符号构体。从这个角度讲,语言是组成文化的社会符号之一。”在文化语境中,意义是最高层次的,每个符号系统最终体现的都是意义。所有的行为、行动都成为体现意义的形式和媒介。这种观点似乎和 Halliday (1978:39)本人的其他论述不一致,“如果我们到语言外,就会发现,意义系统本身是体现更高层次的东西的,即讲话者能做的事,我把它称为行为潜势”。这实际上是他所论述的对象不同相关,前者是针对整个文化的意义系统的,可以由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来体现,也可以由语言来体现,语言是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之一;后者实际上是一种重新符号化过程,即由行为和行动来体现的意义重新由语言来体现,语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具有特殊的功能,“语言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符号系统,它本身又是其他许多(虽然不是全部)符号系统的编码系统”(Halliday,1978:2)。符号系统不仅会有不同的意义潜势,需要符号系统之间的互补,而且还可能有更加复杂的关系,如一个符号系统可体现另一个符号系统,或一个符号系统可能包含在另一个符号系统中。语言可用于体现其他符号系统体现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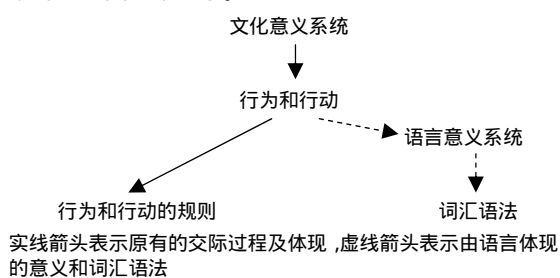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的行为和行动由语言系统体现的模式图

文化语境包括行为潜势。每一个行为要具有意义才能具有文化特性,行为具有意义就具有了符号性。当任何行为具有了符号性就能被人类认可。而任何符号都要通过一定的媒介特征来体现。模态和媒介赖以实现的主体是行为和行动,包括使用工具的行为和行动。行为和意义就形成了嵌套关系,文化行为由意义来体现,意义又由行为作为载体的模态和媒介来体现。符号意义和符号行为形成了辩证关系,符号行为由意义来体现,意义由以行为为载体的媒介来体现。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行为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来表现的,即它是有意义的事物,由意义来体现,实现更高层次的

社会行为系统,即行为潜势;它是有形的事物,可以体现意义,表现为可感知的有形事物,即媒介。正如 Wegener (2016)所说:“模态出现在表达层面作为单独的表意模态,表现在语境层面作为话语的语境。”

意识形态作为意义系统整体的内在特征,即总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特征,不是由某个符号系统体现的,而是作为所有符号系统的某些共有的特征而存在,它是整个符号系统的意义潜势在社会成员心理中共有的特征。也就是说,每当某个符号系统被激活、被选择,它所体现的所有意义都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所有符号系统共同的内在文化语境。

而社会系统则是整体意义系统的外在特征,它也不是由某个符号系统体现,而是作为所有符号系统所体现的宏观层次的意义而存在,主导和调节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交际过程。因此,社会系统不是某个或某几个符号系统的意义潜势,而是所有符号系统意义潜势的总体表现形式,可以作为所有符号系统共同的外在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是意义系统的抽象和宏观层次的特征,由于它们的宏观性和共有性而成为所有符号系统的共有语境。而行为系统则是意义系统的形式和媒介,是体现意义的层次。只有在情景语境中它们才能成为其他符号系统,特别是语言系统语境的组成部分。

在文化语境中,每一个符号系统都形成一个意义潜势,用以体现一定范围的意义。这个符号系统的意义系统和其他符号系统的意义系统可以是相互独立的,各自形成互不相邻或相交的意义范围,如音乐和交通信号;或者虽然相邻却没有交叠的意义范围,但也可以是有一定交叠的意义系统,如语言和图像;或者大部分交叠,如口语和书面语。符号系统的文化语境可以由图3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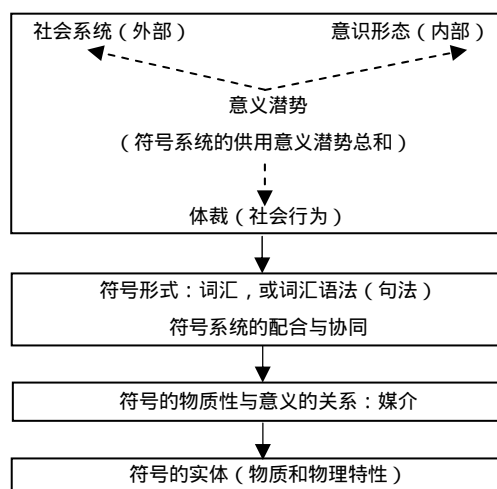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文化系统：文化语境

五、符号系统的机构性：分潜势或次潜势

没有一个符号系统的意义范围可以涉及文化中的意义潜势整体。实际上，社会系统有很强的机构性特点，如教育、法律、行政管理、商务、外交等，可以说文化语境是由具有机构性特点的不同情景类型组成的（见图4）（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18）。人类的交际基本上都是局限于这些意义领域的某个方面，即某一个机构中。

机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和文化语境相同的特征，即人类的组织系统、意义潜势、行为系统、思维模式等。但由于它的区域性特点，也具有独特的特征。某个机构中符号的使用者具有一定局限性，他们形成一个社团，具有相同和相似的活动领域，属于相似的阶层和领域，使用相似的符号系统。

例如，在教育领域，老师、学生、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语言有共同的特点，称为方言（dialect）（Halliday, 2007: 6）。这些话语使用者在符号系统的选择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说相似的话语，做相似的事情，表达相似的意义，具有相似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等。

交际的领域具有一定局限性，活动范围和所感兴趣的事也集中于这个领域中。如教师话语、学生话语、课堂话语等可称为语域（register）（ibid.: 16）。在多模态话语中，话语的范围要包括所有在这个领域进行交际所选择的符号系统，包括办公系统、教学系统等符号系统。交际者主要由上面提到的教师、学生等组成。交际的方式是上课、讲座、会议等。这个机构的交际领域给人们进行交际提供了语境，他们的话语具有语域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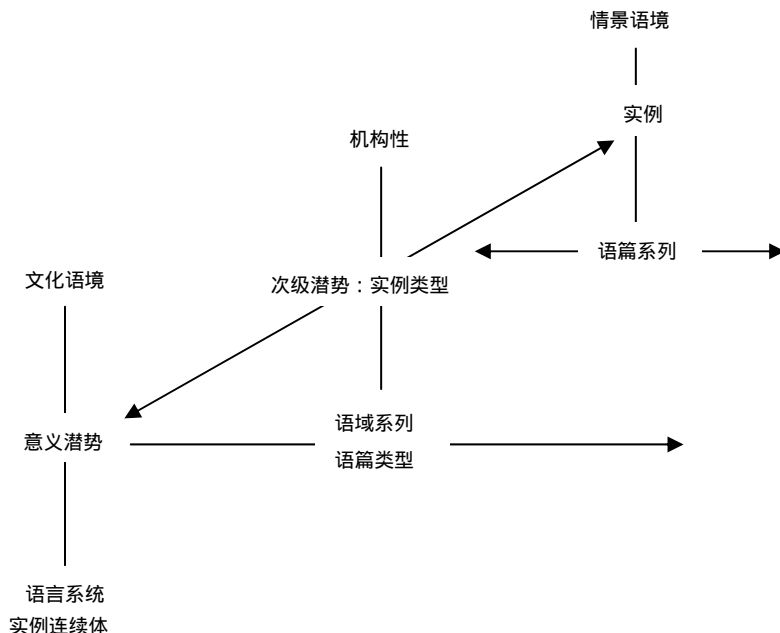


图4 实例化连续体

交际者不仅共享交际的领域和语境，而且还发展了相似的语言类型以及方言和语域类型的态度和情感。例如，标准语要比方言更美、高级、正式，某个区域的方言是低等的、粗俗的，某个语域的话语需要用某些正式程度高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教学领域，就有对于使用现代化工具的不同态度，有的认为PPT不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不能提高教学效果，浪费人力物力，有的则认为PPT是必备工具。实际上每一个符号系统都有自己的意义潜势或者称供用特征，符号系统之间需要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完成交际任务。

社会文化机构化的结果是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次级意义潜势，包括相关的知识领域，如法律知识领域、商务知识领域、教育知识领域等。

教育还可以包括许多根据学科划分的更加具体的知识领域，如数学、语言学、文学等。它形成了这个领域典型的活动过程，即体裁结构，如课堂教学的体裁结构以及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体裁结构等。它们分别在交际过程中由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体系统体现，成为多模态话语。

机构是文化语境的分支，但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文化语境主要是由不同的相关机构完成的。这是因为人类的交际都是在一定的机构中进行的，很难找到涉及所有机构领域的交际活动。这某个交际活动的文化语境实际上由两个部分组成：（1）所有机构所共有的文化特性，如共同的规约、价值观、人生观、意识形态甚至某些活动方式、话语风尚等；（2）机构特征，包括某个机构的领域、社会团体、典型的体裁结

构、交际方式等。

#### 六、结语

文化语境的核心是意义系统,可以表现为行为、意识形态、社会系统和结构、社会规则等,包括相关社团所有可进行的交际行为和可进行交际的所有领域以及所有这个言语社团可进行交际的方式。同文化中的社会成员进行的所有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符号系统进

行的,包括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的符号系统。文化语境作为意义系统是所有符号系统的总和,而意义系统要通过有目的的社会实践,从相关符号系统中作选择,经过一定的过程来实现。大多数符号系统都具有机构性特点,适合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由特定的社团成员,以一定的交际方式进行社会交际。

#### 参考文献:

- [1] Bakhtin, M. 1968. *Rabelais and His World*[M]. H. Iswolsky (tra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2] Barthes, R. 1967. *Elements of Semiology*[M]. A. Lavers & C. Smith (trans.). London: Johnathan Cape.
- [3] Bowcher, W. & J. Y. Liang. *Society in Language, Language in Society: Essays in Honor of R. Hasan*[C].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 [4] Burke, P. 2008.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M]. Maldon: Polity
- [5] Du Gay, P. et al. 1961.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Sony Walkma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6] Eggins, 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M]. London: Continuum.
- [7]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8] Halliday, M. A. K. 1975.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9]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10]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11] Halliday, M. A. K. 2007. *Language and Society*[M]. London: Continuum.
- [12] Halliday, M. A. K. 2008. Working with Meaning: Towards an Applicable Linguistics[A]. In J. Webster (ed.) *Meaning in Context: Implementing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Studies*[C]. London: Continuum.
- [13]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2014.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Routledge.
- [14]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89.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Hasan, R. 2004. Analysing Discursive Variation[A]. In L. Young & C. Harrison (ed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M]. London: Continuum.
- [16] Hodge, R. & G. Kress. 1988. *Social Semiotic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7] Kendall, G. & G. Wickham. 2001. *Understanding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Order, Ordering*[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8] Malinowski, B. 192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A]. In C. Ogden & G.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 Martin, J. 1992.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 Martin, J. & D. Rose. 2007.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M]. London: Continuum.
- [21] Pharies, D. 1985. *Charles S. Peirce and the Linguistic Sig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2] Sebeok, T. 2001.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23] Thibault, P. 1991. *Social Semiotics as Praxis: Text, Social Meaning Making and Nabokov's Ada*[M].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4] Voloshinov, V.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5] Wegener, R. 2016. Studying Language through Society and Society through Language: Context and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A]. In W. Bowcher & J. Y. Liang (eds.) *Society in Language, Language in Society*[C].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 [26]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本期主要学术论文英文题目及摘要

### **Context of Culture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ZHANG De-lu

**Abstract:** Social semiotics focuses on practice, so i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context in social communications. However, it does not develop a systematic theory of context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scope and major components of context of culture, the types of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the nature of insitutionality of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of culture and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It finds that context of culture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semantic system, manifested as social system, including social structure externally, and as ideology internally, and as genre in term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realized by actions, language and other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There are simple two-level and complex three-level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The context of culture provides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very semiotic system. A social semiotic system or a group of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are generally motivated in a certain institution or area of practice, so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have the feature of institutionality and produce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ontext of culture; social semiotics; multimodal discourse; semiotic system; institutionality

### **Grammatical Metaphor as a Semiotic Resource and Developing 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ZHANG Yan-jun

**Abstract:**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Chinese EFL learners' use of grammatical metaphor, a key semiotic resource, to convey meanings in English writ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is a key grammatical resource for constructing academic written discourse, and also a typical feature and marker of learners' advanced language compete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types and their academic values of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the texts written by Chinese students, and analyses four distinct meaning-making patterns of anaphoric reconstrual, meaning elaboration, cause and effect networks, and meaning accumulation. These patterns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how Chinese learners use grammatical metaphor to convey various meanings in their argumentatio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s for defin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EFL context,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learners' 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Key word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ocial semiotic resources;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grammatical metaphor

###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Semantic Module in Child Discourse**

DING Zhao-fen , ZHANG De-lu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emiotic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a baby from birth to 9 months old. As the basic semantic unit in early normal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multimodal semantic module (MMSM) is a transitional social semiotic realized by the synergy of sound, facial expression and body movements. It can be represented independently as a text or part of a text, and it has the features of modal synergy, semioticity, typicality, interactivity, sociality and transitionality. The mode distribution of MMSM is similar to that in adult language. We hop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shed light 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 discourse,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d language to adult language and the multimodal nature of adult language system.

**Key words:** multimodal semantic module; multimodality;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social semiotics

### **On the Meaning of Special Subtitles of Reality Shows: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ZHANG Qian

**Abstract:** Reality show is a complicated multimodal discourse, which involves a number of signs from different semiotic systems, such as sound effects, dialogues, subtitles, images, costumes, expressions and ac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how, among which special subtitles serve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program editors to encode the shows'